

陳芳明

飛入今天的現實

這本書收集的幾篇文章，反映我兩年以前對新詩的看法。基本上，思考的程序，批評的方法，都是承接我在「鏡子和影子」書中所表達的。最近這兩年，所思所睹，和從前已有很大的歧異，着墨落筆不免過份謹慎，這是我的生產——創作和批評——近乎停工的緣故。關心我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在想什麼，或準備要說什麼，只有我瞭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當我距離自己的生活環境那麼遙遠的時候，對於現實的認識和體驗，自然不會像我從前身在其中那樣，感覺其痛其樂。現在我能做的，也值得做的，就是勤勞地開墾自己，犁開陳舊的土壤，為自己施肥播種。我相信，如果我的頭腦仍不斷地操作，那麼一切都跟著活了。

• 一 •

離國已有兩年。兩年的變化有多大？從家鄉來的報紙和信箋，都一致說，臺灣的社會在日新月異之中，這是我深信的。人們在努力不懈地工作，健康無懼地生活，以這種毅力和決心，整個社會終將要蓬勃地發展。我相信臺灣正處於一個巨大變化的階段，然而我們的文學變化又有多大？這是我不清楚的。今天是文學領導社會，還是社會領導文學，或者是文學和社會依然各走各的？我確實不知道。曾經有一個時期，據說文學和社會是不准相提並論的，要是有誰冒險犯忌，便立刻遭人提捧喊打。在那個時期，我們不能不為文學的前途感到寒慄。

文學誠然是活的，似乎比任何生物還容易活下去，問題是，它是怎麼活的？它可以和文化的各個層面相互結合，也可以擺脫一切而獨立存在，文學之偉大在此，文學之

「詩和現實」代序

自私亦在此。不錯，文學確實是活生生的有機體，然而，它究竟是健康地活著，或是病態地活著？一個

畸形白痴的人，我們可以承認他是活的，但是那樣的活有什麼意義？我不相信文學是白痴，我只知道有裝聾作啞的文學，沒有白痴的文學。文學既不是白痴，則文學和它的環境必然有交互的反應。我也相信文學是有良心的，有良心的文學必然不是白痴，更不會裝聾作啞。那麼，在我們的文學作品裏，如何尋找這個時代的良心呢？

自新文學運動以來，文學家追求的目標是：「人的文學」和「活的文學」，這已成為我們文學的傳統。人的文學和活的文學，都是根植於固定的時代固定的土地，以及固定的人羣中；所以，我們繼承的不是白痴的傳統，而是一個活的人的傳統。舊文學之遭到淘汰，是因為它的形式和技巧不能繼續和新的時代結合，舊文學果真能和我們的全新環境相契合，則今天我追求的，恐怕不是純白話的小說和分行的詩，而是孜孜於經營章回小說與格律詩。我們揚棄舊文學的理由，是爲了創造一個更適合於新社會新時代的文學，是爲了求一個合理的文學，生存於合理的環境。舊文學的形式和技巧已經遺棄了，但是舊的文學信念還是傳遞下來，那是什麼？歷來的文學家相信，文學和社會是互爲表裏的；文學是社會的枝葉，社會是文學的根土，因爲依賴了枝葉，社會才能吸收陽光，也因爲有了根土，文學才得以成長，這就是活的文學，人的文學。這樣的新文學，依然是繼承舊信念而來。我不相信，這樣的文學傳統是白痴，是裝聾作啞。

不幸的是，我們產生了一批反傳統的文學家，他們宣稱不要傳統了，他們要創新改革。創新與改革都是好的，文學需要更新，我們的先人已爲我們改革舊有的形式和技巧，我們仍

需要創造。文學的更新，對社會必然是好的，它可以振奮人心，推動新的社會風氣。可是，我們這批文學家的信念是，要改革更新，就必須反傳統。緊接著，我們的文學是這樣演變發展的：他們不要傳統，也進一步和社會脫節了。然而，我們的文學家也不是裝聾作啞的，他們很清楚西方的社會，很瞭解西方的文學傳統。從浪漫主義、超現實主義到存在主義，我們的文學家可以如數家珍，他們寧可生吞活剝、強記背誦各種西方的文學作品，而絲毫不眷顧自己的社會環境。所以，我們的文學也有全盛時期，在現代文學最蓬勃的階段，我們可以讀到一流的用中文寫的英詩。信然，文學畢竟是活的，文學畢竟是偉大而自私的，在脫離自己的根土之後，枝葉依然長得那樣茂盛。

• 二 •

回頭看看我們的新詩發展。

自六十年代開始，新詩也曾有一段輝煌的時期。全盛時代的新詩有兩個特徵，一是橫的移植，一是挖掘自我；前者是努力向西方學習，後者是以個人主義為取向。向西方學習誠然是好的，藉別人的技巧來滋養自己的文學，當可開闢更廣闊更新鮮的境界。平心論之，新詩向西方借火的過程中，確實也傳來一些好的火種，至少在創作的形式和技巧方面，無疑有很大的成就。詩人跨出這一步應是沒有錯的。錯的是，詩人跨出去便不再回頭，從此開始裝聾作啞，精心經營他們崇高的心靈。這是向西方學習後，最得不償失的地方。我們實在不忍追問，在西方和個人之間，究竟有沒有存在我們的現實了？

我們的詩人善於崇拜自己的詩，認為詩是至高無上的，他們為了自己的一首詩的存在，可以先否定社會現實的一切。詩是崇高的，這是我相信的；但詩是至高無上的，則是我懷疑的。我只覺得，一首詩如果是不誠實的，它就崇高不起來。很不幸的，我們常常可以遇見一些不誠實的詩人。在詩人的辯護裏，最常看見的一句話是「忠於自己」，忠於自己果真是好的嗎？如果自己已經很不誠實，則如何地忠實，寫出來的詩也還是不誠實的。我相信詩是崇高的，我也相信社會現實是崇高的。但是，在詩和現實之間，我寧可相信現實。因為，現實

是赤裸裸的，詩則容易作假，而我們的現實裏，却充斥了許多作假的詩。

但是，我並不會因此而宣稱：「不要詩，我們仍然可以活下去。」我仍堅信，崇高的社會需要崇高的心靈。我也很清楚，我們的詩人在西方已流浪太久了，他們至高無上的心靈不可能放置在我們的土地上。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們的詩人並不是只有這一批，他們酷嗜流浪，就讓他們流浪去吧，我們的社會並沒有那麼絕望。

不錯，我們的社會是不會絕望的。因為，我們還會有許多新的詩人出現。我深深相信，這塊土地是活潑的，富有活力的；我們的社會，不會因有一批詩人去飄泊流浪而顯得晦暗。這塊土地的面積是有限的，它的胸懷却是寬宏的，當它容許一批詩人去流浪時，也同時接納另一批新的詩人。不錯，新詩跨入七十年代以後，新一代陸續湧現，透過新的枝葉，已不絕如縷地為這塊土地注入陽光。

這批戰後才誕生的詩人，他們經歷的不再是戰禍，而是車禍；他們艱苦的生活不再是一連串的遷徙，而是一連串的考試。然而，在這新科舉制度的時代，令人慶幸的，是他們的心靈還沒有被磨滅，在裝聒作啞的文學潮流裏，他們竟能突破各種蒙蔽，而進一步體會這塊土地的苦難和危機。新一代的精神將和現實密切結合，當他們展開翅膀飛入今天的現實時，彷彿又看見我們的良心又回來了。龍族和大地詩刊，曾經預告年輕一代的覺醒，後浪和草根詩刊則是年輕一代的宣言，這些見證者都是在七十年代以後才湧現的，他們強烈地暗示了這塊土地還是充滿希望的，而希望，正是我們勇敢活下去的理由。

• 三 •

出國這兩年，我分散了一些注意力在四十年代以前的新詩上，而且也正在蒐集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的詩集目錄。因為這個機緣，得以窺見從前新詩發展的痕跡，也因此而瞭解詩之可貴。今日新的一代，頗似四十年代的詩人，然其精神和技巧，則駕乎四十年代詩人之上。我相信，新的一代正在實踐「活的文學，人的文學」這個傳統，而此傳統正和一般人們的奮鬥精神相輔相濟。

這本書，僅是我關心臺灣新詩的一部份，也表示我對文學良心的承認和接納，我想我還會繼續批評的工作。書中的文章，都是我在臺灣時最忙碌的日子裏寫成，只有「什麼是學院派？」一文完成於出國以後，但也就是這一篇招來惡評。評人者，人恆評之，我應該接受別人的批評，至於誰是誰非，旁觀者自能判斷。

在出版此書的前夕，我必須感謝幾個人。謝謝楊牧再度鼓勵我出書，在近兩年的相處中，我發現他對於臺灣的熱愛，遠超過他在學問上的耽溺，我應向他學習。謝謝瑞穗，在艱苦的異國生活中，她仍保持往常的細心和耐心。謝謝吳燕美，她是華大東亞圖書館副館長，因她的幫助，使我讀到許多好書，更重要的，她目前和我合作整理詩集目錄。最後，我願把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——陳隆輝先生，陳黃錦花女士。

新書出版啦！
JOHN
DENVER
SONG BOOK
約翰丹佛歌集
楊光榮編 • 定價40元

精選約翰丹佛名曲四十六首編成，包括
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
Farewell Andromeda,
Back Home Again……
每曲均配合吉他和弦圖，與原譜無異。
配合本歌集之出版，並錄製有 C-60
卡式錄音帶一卷，每卷70元。
連書合購，特價 100元。

初級民謠吉他教本
楊光榮著 • 定價35元

專為初學者而編寫，即使從未接觸吉他，
，亦可享受自彈自唱之樂。

有簡明的基本解說
有由淺入深的練習曲
有多種實用的伴奏指法
有詳盡的和弦附表

同樂出版社出版

臺北市光復南路33巷18號4樓
總經銷：書評書目社
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96號二樓

電話：5816283 郵撥：19274號書評書目出版社